

補餘堂四書問答

補餘堂四書問答卷二十三

婺源戴大昌斗源

告子曰生之謂性 章

問 集註謂告子言生之謂性。蓋但以氣之能知覺運動者爲性。以告子徒知氣之蠢然者。人與物同也。其說然歟。

答 此章集註謂告子但認氣之能知覺運動者爲性。非也。蓋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是欲使其心如稿木死灰。故其學以不動心爲主。李安溪謂卽佛氏之祖。若使其但以氣之知覺運動。能甘食悅色者爲性。則識見之鄙陋甚矣。在當日安

能自樹一幟。孟子又安屑與之往來辨難哉。竊謂告子欲闕孟子性善之旨。首章以杞柳喻性。本無仁義。近於性惡之說。次章湍水之喻。變而近於善惡混之說。迨孟子再折之。乃因上二說而又變之曰。生之謂性者。蓋言人性本來一無善無惡之體也。卽性無善無不善也之謂。是其意固卽莊子混沌之說也。抑卽王陽明所謂無善無惡心之體者也。然孟子言性善。乃指人所得於天命之粹然心之有是四端者。方謂之性。若如告子但以生之謂性。則人物誰不同此有生哉。故以白之謂白。及白羽白雪白玉通詰之。言萬物之生有不同。猶凡物之白有

不同惟人之生也。得其秀而最靈。故能有是四端。非凡物之所得而同。白羽白雪白玉。趙註釋爲羽之性輕。雪之性消。玉之性堅。頗屬支離。蓋孟子之意。第因告子言凡有生者同此一性。故以白羽白雪論生。稟之薄者喻犬與牛。以白玉論生稟之厚者喻人。所謂天地之性人爲貴也。而告子混應曰然。以堅執其無善無惡之見。於是孟子乃以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以窮之。使其曉然不得以同此有生者。卽同此性也。朱子於下章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註云此亦生之謂性之意。則於此首句當註云卽下性無善無不善也。

之意乃謂指人物之知覺運動者而言。何自相繆戾耶。若謂告子以食色爲性。故知所謂性者。但指其能知覺運動耳。此又不然。觀孟子言性善。亦曰形色天性也。又曰口之於味。目之於色。以及耳鼻四肢之欲。皆性也。但君子不以爲性而求必得之耳。故告子云食色性也。另是一層議論。並非以爲生之謂性句註脚也。

告子附考

趙註謂告子名不害。告其姓也。常學於孟子而未純澈性命之理者。孫疏則疑浩生不害卽告子。而浩生乃其字。趙

註又以浩生爲姓。不害爲名。另是一人。集註仍依趙氏考
文選陳孔璋爲曹洪與魏文帝書云。有子勝斐然之志。註
引墨子書云。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仁。墨子曰未
必然也。告子爲仁。猶跂以爲長。偃以爲廣。不可久也。据此
則告子固名勝也。然按史記孟荀列傳。墨子並孔子時。又
困學記聞引致堂曰。楊朱與老聃同時。墨翟又在。前。宗師
大禹而晏嬰學之。今告子與孟子同時問答。其去墨子遠
矣。則所謂告子勝者。固未必卽此人也。或疑孟子與告子
言性數章。皆孟子自著。設爲問答。猶之荀子之書亦以孟

子爲問。而荀子爲答辭以辨駁之。要皆假設之言。未知然否。

棘棘

問 趙註云小棘卽酸棗也。集註改爲小棗。何如。

答 上句梧檟旣係二木。則棘棘必非一名。按爾雅云。棘酸棗。說文云棘小棗。据此似亦當分二物言之。蓋棗之屬原非一種也。或謂棘則棗屬。棘則荆棘之類。以二木皆有刺。故類舉之。孫疏又以羊棗與棘爲一物。非也。何義門云。羊棗乃柿之小者。俗呼牛好柿。亦名梗棗。

任人有問屋廬子

章

問任人以禮食則飢而死。親迎則不得妻。窮詰禮重之說。此亦與淳于髡嫂溺之問相仿。則屋廬子亦可以權字答之。謂如士君子飢餓不能出門戶。君周之亦可受。舜之不告而娶皆是也。乃復之鄒衍問。而師弟所以答之者俱不及此。何耶。又所謂以禮食者。果何指耶。

答所謂以禮食者。按孫疏引坊記云。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闔百詩取此說竊謂任人言以禮食者。亦泛言迎之致敬以有禮。固未必專主食禮一條。其言不以禮食。猶云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

也。且任人之問。與淳于髡意大不同。蓋髡之問。固知授受不親之爲禮。而嫂溺之爲變。不過欲飭出權字以爲詰問之端。故孟子卽與之言禮言權。若任人設問之意。則直謂禮食親迎之有妨于食色。覺先王之制度。俱爲迂濶。幾欲使人人蕩檢踰閑。放於禮法之外。其有害於世教。豈淺哉。故充任人不以禮食則得食之心。雖將至於軫兄之臂而亦可。充其不親迎則得妻之心。雖將至於撲其處子而亦可。所謂不揣其本以舊坊爲無所用而欲壞之者也。觀末節屋廬子之所答。然後知禮重爲揣本之說。卽孔子所云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

立程伊川先生言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者也。彼任人者。食色之流。烏足與之言權乎。若夫先王制禮。具有精意。亦或有宜於古。不宜於今者。後人俱目爲迂濶。如郝氏所論一則。可附覽焉。

郝仲輿曰。凡禮不可常行者。非禮之經。用於古。不宜於今。卽四十九篇中所載如俎豆席地。袒衣行禮之類。古人用之。今未宜。父在爲母期。出母無服。師喪無服。此等雖古近薄。父母爲子斬衰。妻與母同服。此等失倫。官士不得廟事。祖支子不祭。此等非人情。杖不杖。視尊卑貴賤。哭死爲位。

於外。熬穀與魚腊置柩旁。此等近迂濶。國君饗賓。夫人出
交爵。命婦入公宮養子。國君夫人入臣子家弔喪。此等犯
嫌疑祭祀用子弟爲尸。使父兄羅拜。若祫祭則諸孫濟濟
一堂爲鬼。此等近戲謔。人死含珠玉以誨盜。壙中藏甕甗
簠衡等器。歲久腐敗。陷爲坑谷。此等無益而有害。古人每
事不忘本。酒尚元冠。服用皮食則祭。至於宗族姓氏。則隨
便改易。如司徒司空韓氏趙氏。惟官惟地。數世之後。迷其
祖姓。又何其無重本之思也。廟制天子至士。庶有定數。皆
有堂有寢。有室有門。大邑巨家。父子世官。兄弟同朝。將廟

不多於民居乎。如云皆設於宗子家。則宗子家無地可容。如父爲大夫。子爲士。庶則廟。又當收毀。倏興倏廢。祖考席不暇煖。適子繼體。分固當尊。至於抑庶之法。亦似太偏。喪服有等。不得不殺。至於三殤之辨。亦覺太瑣。衰麻有數。不得不異。至於麻葛之易。亦覺太煩。天子選士觀德。用射。射中則得爲諸侯。不中不得爲諸侯。如此之類。雖古禮。烏可用乎。

受業於門

問 古人所謂受業。業非卽學之謂。如何

答今人以從學爲受業而不知業實假借之字也。竊按說文云業大版也。所以飾縣鐘鼓。故檀弓云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註謂許其口習可也。夫以誦爲口習。則業非徒口習之謂可知也。又左傳辰在子卯。君撤宴樂。學人舍業。夫以業與宴樂並舉。則業亦必有音聲之事可知也。嘗攷唐歸崇敬授國子監司業。上言曰。司業義在禮記樂正司業。言樂官之長。司主此業。爾雅大版謂之業。詩設業設簋。則業是懸鐘磬之筭簋也。今太學既不教樂。於義無取。請改國子監爲辟雍。以祭酒爲太師氏。司業一爲左師。一爲右師。詔集百僚定議。

議者難其事不果行。又讀書記亦引此條。因謂靈臺之詩。簞業維樅。傳曰。業大版也。所以飾柶爲縣也。捷業如鋸齒。或白畫之。左傳。學人舍業。檀弓。大功廢業。並謂此也。懸者常防其墜。故借爲敬謹之義。書之兢兢業業。詩之赫赫業業。是也。又借爲事業之業。易傳之進德修業。及盛德大業。是也。觀此二條。則知所云樂正司業者。謂鐘磬之簞業也。父師司成者。謂自小成以至大成也。其記曰。時教必有正業。敬業樂羣。大功廢業。手執業。則投之。傳曰。學人舍業。臣以爲肄業。及之。要皆鼓歌弦誦。不撤琴瑟之謂也。此受業之說也。蓋自虞書命夔

典樂教胄子。後代因之。凡教世子及教士。春夏教干戈。秋冬教羽籥。庠序之中。既有大師。小樂。正大胥。小胥。籥師。籥師丞。諸人。各以樂爲教。又有樂正。父師。以總其成。是以入學之人。無不日習于樂。十三舞勺。成童舞象。少而習焉。長而安焉。此古之學者。性情由之而醇。匪僻無自而入。所謂成于樂者。有由然也。迨後世六藝之教不明。而才智之士。非役志于詞章。卽空談夫心性。并受業之稱。亦莫由究其義。人材之不古。若豈無故哉。

曹交附考

左傳哀八年宋滅曹。執曹伯以歸。于是曹滅久矣。王厚齋則謂曹交蓋以國爲氏者。今按春秋註。邾本曹姓。爲顓頊之後。又魏書云。當高陽世陸終之子曰安。是爲曹姓。周武王克殷封曹俠於邾。至戰國爲楚所滅。又趙氏題辭。邾至孟子時改爲鄒。則邾又卽鄒也。故曹交自言得見鄒君。可以假館以其爲同姓之國也。毛西河亦謂交或曹姓而交名者。則趙註以曹交爲曹君之弟。非矣。

小弁

問
序以小弁爲宜。曰之傳所作。趙岐則謂伯奇仁人而父虐

之。故作小弁之詩。親親而悲怨之辭也。孰爲是與。

答

論衡云。伯奇放流。首髮早白。詩維憂用老是也。亦主趙說。

按伯奇。尹吉甫之子也。曹子建惡鳥論云。吉甫聽後妻之讒。欲殺伯奇。厥弟伯封求之弗得。乃作黍離之詩。攷韓詩亦以黍離爲伯封作。皆與趙說可互證。惟劉更生有云。伯奇爲王國子。繼母欲立其子伯封而譖之王。王信之。又似以伯封爲卽伯服者。故此章孫疏直引幽王嬖褒姒事。謂伯奇卽宜曰也。儼欲合二說爲一矣。朱子集傳集註。俱係引用序說而所作詩序辨說。則又言小弁爲放子之作無疑。但未見其必爲

宜曰耳。竊按詩序謂小弁爲宜曰之傳所作。何以趙註又謂爲伯奇作。据此則先儒以小序爲傳自子夏者。究屬可疑。有人於此二段。趙註謂此人爲越人。若被人彎弓而射。則已談笑道之。此人爲其兄。若被人彎弓而射。則已涕泣道之。今按集註未釋。惟講章則云。此一人也。若越人彎弓射之。則已談笑而開導焉。若其兄彎弓射之。則已涕泣而開導焉。實勝古註之說。

凱風

問朱子詩傳但謂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此自責。後儒因謂

婦人從一而終若失節而嫁似不得爲過小矣如何

答

朱子蓋本鄭箋之說

箋云成言孝子自責之意

但按詩序美七子能盡

孝道以慰母心而成其志孔疏謂母意欲嫁孝子因自責已無令人不能安母之心母遂不嫁据此則成其志者成母之志節也此層必須補出蓋意但欲嫁故曰過小而七子能自責不同于不可磯故終能感悟其母也晁氏以道疑爲母已竟嫁謂其于先君無妻道于七子無母道恐悞矣

毛西河據齊魯韓三

家以凱風爲母責子詩亦未合

季任

問 趙註任薛之同姓。季任任君季弟也。如何。

答

趙註以任爲薛同姓。孫疏引左傳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以証。竊按傳所謂任者。皆謂任姓。孔疏引世本氏族篇云。任姓。謝章薛舒呂祝終泉畢過。此十國皆任姓也。孟子之任。乃任國。非任姓也。偁十一年傳。任風姓也。杜云伏羲之後。今任城縣也。閻百詩云。今濟寧州。東有任城廢縣是。又錢君辛楣云。國君之弟。以國氏。春秋十七年。蔡季自陳歸于蔡。莊二年。紀季以鄆入于齊。皆國君弟也。依此當云。任季爲任處守。其曰季任。傳寫顛倒耳。

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

問 集註謂聖人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又不欲爲無故而苟去。故不以女樂去。而以燔肉行。如其說則仍是爲肉爲無禮矣。豈不與上二句相矛盾乎。閻百詩亦議集註之非。但又謂孔子所爲有罪。卽在不稅冕而行一句。蓋大夫冕而祭於公。今也戴於道路間。尚非罪乎。閻說然歟。

答 本句用乃字一轉。明言非是爲肉爲無禮矣。若集註仍謂以燔肉行。固於上二句解說不去。但閻百詩謂微罪卽指不稅冕。以爲戴冕而行於道路爲罪。則於聖人所以去魯之故。

未明語尤鶻突。竊謂以微罪行。罪字當指孔子本身說。方合。若謂以燔肉行。是仍歸罪於君上。夫指君以罪。不惟非聖人。心事亦且非孟子語氣矣。今按趙註云。燔肉不至。我黨從祭之禮不備。有微罪乎。乃聖人之妙旨。据趙註蓋謂聖人以燔肉所由不至者。想因我黨今日從祭之禮。有所未備。是卽所謂微罪也。故皇皇不稅冕而行。以明燔肉不至之過在己也。趙註有微罪乎。乎字是爲頰上添毫。而不知者以爲爲肉。知者以爲爲無禮。正所謂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如此解微罪二字。方切孔子本身說。禮所稱士大夫去國。不說人以

無罪。註云不自以無罪解說於人。過則歸己是也。觀史記載此事。孔子遂行。宿乎屯。師已送之曰。夫子則非罪。是知孔子當時自以爲有微罪而行。故師已送而解之。安得以微罪二字屬之魯君乎。余惜孫疏不能申明註義。集註亦復悞解。故疏證之如此。

無有封而不告

問 此條不得專封國邑。當與四命士無世官無專殺大夫以類相從。何以列在五命之末。

答 專封國邑。按孫疏謂如楚取彭城以封魚石之類。李安溪

謂此繫在五命交隣之後。當指存亡繼絕。如城楚邱封衛之類。然此非常有之事。似仍當就本國。以大都大邑封其臣下而言。一云易繫傳不封不樹。虞仲翔曰。穿土稱封。封古窆字也。檀弓縣棺而封。鄭註封當爲窆。下棺也。据此蓋謂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有喪必赴于諸侯。不告。謂不赴告也。封而不告。恐其有篡弑。不可告人之事。先君不能正其終。嗣君不能正其始。故申明其禁。斯所以列諸五命交隣之末歟。此解本之郝京山。蓋用大宗伯以凶禮哀邦國之憂。分醜無曲防三句。而此句則所謂以喪禮哀死亡也。謂葬則有闕。有賻。有贈。有襚。是也。且曰無不者。甚多之詞。若專封國邑。事則鮮矣。閻百詩極取之。

南陽

問 南陽爲齊地。抑魯地歟。

答 全謝山則以爲南陽卽汶陽也。山南曰陽。是南陽所以得名也。水北曰陽。是汶陽所以得名也。按隱桓之世。以許田易泰山之祊。是南陽尚屬魯。及莊公之末。齊高子將南陽之甲以城魯。則似已失之。然僖公猶以汶陽之田賜季友。則尚未盡失也。蓋鄆。謹。龜。陰。陽。關。皆齊魯接壤地。通而言之。皆汶陽之田。而在於泰山之西南。汶水之北者。慎子欲取南陽。亦志在復故土。孟子則責其不教民而用之耳。

慎子附考

史記孟荀列傳。慎子名到。趙人也。學黃老道德之術。著十二篇。又按慎子彭蒙田駢爲友。學墨子弟子禽滑釐之術。滑釐等三百人善守禦。自言能不戰而屈人之兵。慎子嘗遊學于魯。魯平公因齊湣王之亂。欲使伐齊取南陽。時孟子自齊歸止于魯。語之曰。不可。慎子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蓋禽滑釐其所尊尚。故云。四書聚考載此段 据此則滑釐氏禽。慎子名到。而慎子乃學于禽滑釐者。趙註以滑釐爲慎子名。似誤矣。又史記儒林傳云。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

滑釐之屬。皆受業于子夏之倫。又墨子言公輸子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滑釐等三百人。已持魯國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也。于是楚王請無攻宋。然則滑釐或曾受業于子夏及墨子者。而慎子又嘗學于滑釐者歟。是莫能定也。大約慎子與宋句踐宋輕一名鉞匡章俱爲當時好一邊人。故孟子與之晉接。而語以仁義之說也。

今魯方百里者五。

問孟子言魯始封儉于百里。則明堂位云封于曲阜地方七

百里者。固屬夸詞。但至戰國。魯有方百里者五。其疆域果安在歟。

答 攷魯始封。北至汶上。與齊接壤。西南則與宋鄭衛及邾莒

杞鄆諸國犬牙相錯。本不過大。可知其無七百里矣。迨入春

秋後。吞滅弱小。以自附益。其書于經可考者。隱二年入極。卽

滅也。觀莒人十年敗宋師於菅。取郕。取防。僖十七年滅項。三

十三年伐邾。取訾。婁。文十年伐邾。取須句。宣四年伐莒。取向。

九年取根牟。十年伐邾。取繹。成六年取鄆。襄十三年取郕。二

十一年邾庶其以濛閭邱來奔。

邾二邑。

昭元年伐莒。取郕。四年

取郟。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莒三邑十年伐莒取郟。

三十一年邾黑肱以濫來奔。哀二年伐邾。取漵東田及沂西

田。三年城啟陽。案本郟國地。邾人襲郟。郟子從邾於邾。遂爲邾有。後地屬魯。据此魯在春

秋寔兼有九國之地。極項鄆郟根牟魯所取也。向須句鄆郟

則邾莒滅之而魯從而有之者也。此外又晉文分曹地。則魯

有曹州府濮州西南而越旣滅吳。又與魯泗東方百里。此其

地界日以擴矣。其曰方百里者五。蓋有過之無不及焉。

白圭曰丹之章

同閻百詩以此白圭與史記貨殖傳白圭先後殊不同時斷

爲兩人。謂趙註之謬。然與又趙註謂當時有小水。圭爲築堤。未審何据。

答 閻百詩据白圭爲魏取中山在文侯十七年。下逮孟子乙酉。遊梁時隔七十三年。以爲不應尚在。故謂與史記貨殖傳白圭斷爲兩人。又韓非子亦言白圭相魏。又云白圭之行隄也。穿其穴。是以白圭無水難。按國策魏昭王時有一白圭。或卽韓非所稱之白圭。亦卽與孟子問答之白圭乎。竊謂白圭壅水注隣一事。其當見絕于有道審矣。蓋自智伯與韓魏合謀。引晉水以灌晉陽。智伯曰。吾乃知水之可以亡人國。可知。

始作備者其無後乎。此智伯之所以亡無後也。漢賈讓奏言隄防之作。近起戰國。觀此豈非智伯作備而戡國從而效尤乎。閻百詩釋無曲防一條。亦謂葵邱申禁。諸侯猶有所憚。降至七國。人人得自爲鱗。而不難以隣國爲壑也。故前章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此章則曰。仁人之所惡也。蓋深絕之矣。

君子不亮惡乎執

問 趙註亮信也。集註云亮與諒同。信也。但論語云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君子貞而不諒。則諒似不得就好一邊說。

答 此條孫疏有云。亮之爲義。其體在信。其用在明。惟明善乃

能誠身。誠也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是釋亮字與諒似有分別。較勝趙註集註。但字義亦不可泥。如孔子言君子貞而不諒。又云友諒。猶孟子言君子三樂。王天下不與存焉。又云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蓋言各有當也。或云亮與諒同。謂硜硜小信也。君子不亮。故于事惡得有執滯不通之病。此節蓋卽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兩章之意。可存參。

傳說舉於 二句

問 漢書賈誼傳傳說胥靡罪人張晏註傳說被刑築于傅巖一作

傳。蔡傳則以築爲居孰是。或謂武丁曾遊于荒野。傳說乃其舊識。夢賚形求。殆託言耳。又膠鬲旣爲文王所舉。孟子論殷故臣。則與微箕比干並列。何耶。

答。按孔傳云。傅氏之巖。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之。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書傳雖未可据。然以說爲代築。或可信也。至謂說爲高宗舊識。託夢形求。亦是想當然事。尤無据也。

膠鬲。趙註但謂殷之賢臣。遭亂隱遁。爲商文王舉之以爲臣。按呂氏春秋云。膠鬲遭殷末之亂。鬻販魚鹽。文王舉之于殷。

又云。武王伐殷至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問師將何之。武王曰。將之殷。問以何日至。武王曰。將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日報矣。迨武王入殷。問膠鬲殷之所以亡。膠鬲請以日中爲期。武王以明日要期。則弗得也。周公曰。此君子也。以其至惡告王。不忍爲也。据此則文王乃舉之以事殷紂。未審註何以不引及也。呂氏春秋誠僞篇又載文王沒武王立使叔旦就膠鬲于四內而與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似私與通謀者則不經矣

孫叔敖舉於海

問左傳宣十一年令尹蔣艾獵城沂。宣十二年蔣敖爲宰。擇

楚國之令典。杜註皆云卽孫叔敖也。又楚不近海而云隱處海濱。其說如何。

答 按薦艾獵爲薦賈之子。係楚公族。自少已貴。若孫叔敖則荀子呂覽所謂期思之鄙人也。史記說苑皆曰薦自虞邱者也。且襄十五年薦子馮爲司馬。夫薦子馮卽薦艾獵之子也。乃杜註又曰叔敖從子。是則自相伐也。叔敖之非薦艾獵明矣。攷楚官制自令尹而下。有司馬。又有莫敖。其下又有左尹右尹左右司馬。而太宰尚亞之。今以薦敖爲宰。謂卽令尹之孫叔敖。亦不知果屬一人否也。云舉於海者。毛西河以爲

楚子滅蓼。期思本蓼地。近吳越。蓋吳越濱海。則期思亦濱海也。今攷僖二十四年傳。凡蔣邢茅胙祭。杜註蓼。今安豐蓼縣。然則期思故蔣縣。又文五年傳。楚滅蓼。杜註蓼。今安豐蓼縣。然則期思故蔣國。非蓼也。惟按召陵之役。楚子自言寡人。處南海。說者謂水勢浩瀚如雲夢。處皆可稱海耳。

按莊子孫叔敖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又荀子孫叔敖曰。吾三相楚而心愈卑。或据此謂三仕三已。本叔敖事。譌爲令尹。子文然攷叔敖爲令尹。見于宣十一年。不過七八年而卒。若子文自莊三十年代。子元爲令尹。

至僖二十三年而子玉代前後凡二十八年其間或有三仕三已後人反據莊荀以疑論語誤矣

百里奚舉于市

問舉于市閻百詩謂奚亡秦走宛穆公使人以五羖皮贖之因以市作買字解如何

答上文于畝畝以及于士于海俱係實字豈市獨作活字解乎蓋奚五羖大夫之稱必非無因或係穆公以羊皮請贖或係奚節儉常自衣此服如詩美羔羊之義俱未可知卽謂爲人食牛或賢者混迹泥塗之意亦與版築魚鹽相類固無可

貶。但謂其欲以干秦穆公。則戰國好事者爲之也。故孟子第
曰舉于市。則泛指市井之間耳。至賤秦穆姬者爲井伯。非百
里奚則昔人已辨之矣。

故達

問 古註謂孤孽自危。故能顯達。膏粱自止。故多沉溺。是以達
爲達而在上也。集註則指達於事理。言何如。

答 集註應上德慧術知。故曰達於事理。古註則推及生於憂
患。意故以顯達釋之。但達字雖不必專指富貴利達。然亦自
兼所行無窒礙說。如在邦必達。在家必達。便包得將降大任。

一節語意

仲子不義章

問 孟子言仲子不義與之齊國弗受。則非不辨禮義受萬鍾者可比。王充司馬溫公王厚齋及全謝山輩皆謂仲子清風遠韻。以兄之祿必有不義。故避之。謂孟子拒絕太甚。不能如孔子倦倦於接輿丈人之流也。又註以兄母釋親戚二字如何。

答 仲子氏陳。乃齊之公族。故曰齊之世家也。其兄之祿曷爲不義。且卽孔子于隱士輩。疾微生之固歎荷蕢之果。而于丈

人則譏其無君臣之義。欲潔其身而亂大倫。況仲子之重以
辟兄離母乎。故孟子曰。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則雖廉
讓。是皆小節矣。至刺孟疑孟所言。乃有意詰難孟子。非篤論
也。鮑彪註國策以趙威后所問於陵子仲另是一人者誤也。

按古人親戚二字。專稱父母。如大戴禮曾子疾病篇。親戚既
沒。雖欲孝。誰爲孝。楚世家。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孟嘗君列
傳。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凡此所言親戚。皆專謂父母也。然
亦有兼稱者。如史記五帝本紀。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
戚。正義則云。親戚謂父贅。嫂後母弟。象妹。顙首等也。戰國策

蘇秦言富貴則親戚畏懼。亦兼指其嫂也。則此節親戚註以
兄弟釋之。亦此義也。

春秋無義戰

問春秋紀兵之例十有三。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兩
兵相接曰戰。環其城邑曰圍。造其國都曰入。徙其朝市曰遷。
毀其宗社曰滅。詭道而勝之曰敗。悉虜而俘之曰取。輕行而
掩之曰襲。已去而躡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戍。以弱假強而
能左右之曰以。凡此十三例中說者謂經書戰者二十有三。
皆于義無取。惟伐之一例。間有足取。又謂書救書次及復仇。

之師。春秋所美。所謂彼善于此者。其在斯與。

答經例雖言聲罪致討曰伐。而經書伐者二百一十三。其可取者。或如齊桓伐徐。則爲魯捍患也。伐衛則爲周討罪也。晉襄伐衛。則服叛以義也。晉成伐陳。則招攜以禮也。晉悼之牛首北林東門諸役。則不戰而屈人者也。然亦寥寥矣。至其所謂彼善于此者。要亦不繫乎稱爵與稱人也。諸儒以伐爲愈于侵。然易言利用侵伐。詩言侵阮徂共。書言侵于之疆。則春秋不必定以書侵爲貶詞也。又謂潛師曰侵。然定四年晉定公合十八國之諸侯于召陵。而亦書侵楚。則非潛師可知矣。

又謂書救書次。未有不善。此亦不盡然。如僖十八年狄救齊。僖二十八年楚人救衛。襄十年楚公子貞帥師救鄭之類。皆惡之也。至書次者。僖四年齊桓伐楚。次于陘。襄元年晉悼伐鄭。次于郟。則美其有節制。然如莊二年公次于滑。則譏其救紀無功。僖十五年救徐。次于匡。襄二十三年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則譏其怯懦觀變。文十年楚子蔡侯。次于厥貉。則惡其窺伺中夏是也。若夫復仇之師。春秋僅有二焉。況百世可以復讐。其說出于公羊。儒者多非之。尤不可爲典要。

補餘堂四書問答卷二十四

婺源載大昌斗源

盡信書 三節

問 近時張惕庵先生翼註論文。謂此章渾連上下兩章觀之。此所謂書指兵書也。易書詩禮何至不可信。惟有兵書妄言黃帝風后力牧伊尹太公偽書。又司馬穰苴孫武吳起以及范蠡大夫種衛鞅孫臏之徒皆著有兵書。孟子言匪特此等書不之信。卽以武成之告武功。猶有夸誕之詞。何況其他耶。又宋洪氏容齋謂史記周本紀言西伯受命之年稱王。而斷

庚芮之訟。其後改法度制正朔追尊古公公季爲王。此說之
謬。唐梁肅暨宋歐陽東坡公孫明復皆嘗辨之。然其失則自
武成始也。武成篇云太王肇基王迹。文王誕膺天命以撫方
夏。及武王自稱曰王發。皆紂尚在位之辭。則其書不可盡信。
非止血流漂杵一端也。至編簡舛誤特其小耳。二說如何。

答 張君謂連上下兩章觀之。以孟子此章專爲當時談兵而
發。不重疑書意在止殺是也。但必以首節書字爲專指黃帝
及司馬孫吳等兵書言。恐未免節外生枝矣。

洪容齋所論武成之書不可盡信。請更得申論焉。攷書緯云

孔子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

斷遠取近。定其可爲世法者。以百二十篇爲尚書。十八篇爲

中候。去三千一百二十篇。

林之奇曰古書簡質必不如是之多。孔子于周書所刪去者纔七十

餘篇。自周以前疑愈少矣。謂有三千餘篇。殆未必然也。

孟子言書不可盡信。蓋謂非特

孔子所已刪者。其事固屬荒渺。卽所存者。其詞亦或失寔。乃

尚論稽古之議。聊舉武成此文以見例耳。若淇容齋挾摛武

成大王肇基等語。謂爲亦不可信者。則第就梅頤古文尚書

之武成言之。非孟子當日所見之武成文也。按自秦燔書後。

尚書之復見於世者有五。而其間二真三僞。不可以不辨。其

一則伏生所口授者爲二十八篇。大小夏侯及歐陽三家傳

之爲今文。

今文者謂以隸書寫之。

而秦誓別得之民間。合之爲二十九

篇。

非今之秦誓。

此則真也。其二出孔子廟壁中者爲古文。

謂蝌斗文。孔子

安闕得其書。以攷伏生所傳多十六篇。合之共四十五卷。

卷卽

也。其書未列于學官。已入中秘。惟武成一篇。至東漢建武時

亡。餘則杜林賈逵馬融等傳之。迨鄭康成爲之註解。將古文

所多十六篇者。析爲二十四篇。

蓋析九共一篇爲九篇耳。

其得五十八篇。

此則真古文尚書也。其三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將

二十九篇。析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序爲作首尾。凡百二篇。

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以中書校之。非是。此則僞書也。其四東晉豫章內史梅頤。自謂得孔安國之傳。上之。其于伏生今文之外。增多二十五篇。又分舜典益稷盤庚中下。康王之誥。各自爲篇。齊明帝時有姚方興者。于大航頭得本。有曰若稽古帝舜。以下二十八字。獻之。由是伏生二十八篇。遂與梅頤所增古文二十五篇。混爲一書。今世所傳者是矣。然其寔梅氏所增之二十五篇。並非安國所傳孔壁之真古文。世莫之察。此又古文尚書之僞者也。說詳于後其五爲豐熙之古書。世本其曰箕子朝鮮本者。箕子封于朝鮮。傳書古文。自帝典至微子止。後附淇範一篇。其曰徐市矮

國本者徐市爲秦博士。因秦坑儒。托言入海求仙。盡載古書。至島上立矮國。卽今日本是也。二國所譯書。其曾大父河南布政使慶錄得之者。此文一僞書也。今之尚書。伏生今文。梅氏古文皆有之。而梅氏古文二十五篇。自吳才老朱晦庵吳草廬歸熙甫輩。久疑其僞。皆有駁正之說。近世又得閻百詩徵君著尚書古文疏證。及惠定宇先生尚書古文攷。其辨梅頤古文之僞。毫髮無遺。而學者當共曉焉。

附錄閻氏百詩尚書古文疏證二則

梅氏所上之孔傳。凡傳記所引書語。諸儒並指爲逸書者。

此書皆采輯掇拾以爲證驗。而其言率依於理。世無劉向。劉歆。賈逵。馬融輩之鉅識。安得不翕然信之。以爲真孔壁復出哉。

安國古文之學。一傳於都尉朝。朝傳膠東庸生。生傳胡常。常傳徐敖。敖傳王璜。塗暉。暉傳桑欽。暉又傳賈徽。徽傳子逵。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康成註解。古文之說大備。康成雖云受之張恭祖。然其書贊曰。我先師棘下生。子安國亦好此學。則其淵源於安國明矣。東晉元帝時。汝南梅頤。秦上古文尚書。其篇章之離合。名目之存亡。絕與兩漢不合。

頤自以得之臧曹。曹得之梁柳。皇甫謐亦從柳得之。而載于帝王世紀。愚嘗以梅氏晚出之書。自東晉迄今一千三百餘年。而屹與聖經賢傳並立學官。家傳人誦。莫能以易焉者。其故有三焉。皇甫謐高名宿學。左思三都經其片語。競相讚述。況得孔書載于世紀。有不因之而重者乎。是使此書首信于世者。皇甫謐之過也。頤雖奏上得立于學官。然南北兩朝猶遞相盛衰。或孔行而鄭微。或鄭行而孔微。或孔鄭並行。至唐初貞觀。始依孔爲之疏。而兩漢專門之學。頓以廢絕。是使此書更信于世者。孔穎達之過也。朱子

分經與序爲二。以存古制。一則曰安國僞書。再則曰安國僞書。而爲之弟子者。正當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乃明背師承。仍遵舊說。是使此書終信于世者。蔡沈之過也。經此三信。雖有卓識定力。不拘牽世俗趣舍之大儒。如臨川吳文正公之尚書叙錄。實有以成朱子未成之志者。而世亦莫能崇信矣。蓋可嘆也夫。

附錄惠氏定字古文尚書攷一則并書目二則

孔安國古文五十八篇。漢世未嘗亡也。三十四篇與伏生同。二十四篇增多之數。篇名具在。劉歆造三統秣。班固作

律秣志鄭康成注尚書序皆得引之。特以當日未立于學官。故賈逵馬融等雖傳孔學。不傳逸篇。融作書序亦云逸

十六篇。絕無師說。

十六篇內九共九篇故二十四

蓋漢重家學。習尚書者

皆以二十九篇爲備。

伏生二十八篇太誓後得故二十九劉歆移書太常曰抑此三學以尚書

爲備臣讚曰當時學者謂尚書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也三學謂逸禮尚書左傳

于時雖有孔

壁之文。亦止謂之逸書。無傳之者。

服虔左傳解詁以毛詩都人士首章爲逸詩以

未立于學官故也

然其書已入中秘。是以劉向校古文得錄其篇

著于別錄。至東京時惟亡武成一篇。而執文志所載五十

七篇而已。

劉向別錄五十八篇

其所逸十六篇。當時學者咸能案其

篇目。舉其遺文。雖無章句訓故之學。翕然皆知爲孔氏之逸書也。或曰古文出乎晉世。若兩漢先嘗備具。何以書傳所引大甲說命諸篇。漢儒羣目爲逸書歟。曰今世所謂古文者。乃梅頤之書。非壁中之文也。頤采摭傳記作爲古文。以給後世。後世儒者靡然信從。於是東晉之古文出而西漢之古文亡矣。孔氏之書。不特文與梅氏絕異。而其篇次亦殊。愚旣備著其目。復爲條其說於左方。以與識古君子其證焉。

孔氏古文尚書五十八篇

堯典

梅氏分
出舜典

舜典

汨作

九其一

九其二

九

其三

九其四

九其五

九其六

九其七

九其

八

九其九

大禹謨

臯陶謨

梅氏分
出益稷

棄稷

卽益
稷

禹貢

甘誓

五子之歌

嗣征

湯誓

湯誥

咸有一德

梅氏次
大甲

典寶

梅氏次
湯誓

伊訓

梅氏次
湯誥

肆

命

原命

般庚上

般庚中

般庚下

高宗彤日

西伯戡黎

微子

大誓上

大誓中

大誓下

牧誓

武成

建武之
際亡

洪範

旅獒

金縢

大誥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雒誥

多士

毋逸

君奭 多方 立政 顧命 康王之誥 棗命

當作畢命

棗誓

梅氏次文侯之命

呂刑 文侯之命 秦誓

鄭氏述古文逸書二十四篇

舜典 汨作 九其一 九其二 九其三 九其四

九其五 九其六 九其七 九其八 九其九

大禹謨 棄稷 五子之歌 嗣征 湯誥 咸有一

德 典寶 伊訓 肆命

名陳政教所當爲也

原命 武成

旅獒 棗命

當作畢命

附錄錢辛楣古文尚書攷序

古文尚書攷卽惠定宇先生所著

古文尚書出于東晉。江左諸儒靡然從之。而河北猶守鄭氏古義。唐初修正義。始專用梅氏一家之學。自宋訖明。攻其僞者多矣。而終無以窒信古文者之口。其故有三。謂晚出爲僞。則并壁中而疑之。不知東晉之古文自僞。西漢之古文自真也。謂梅本不可信。則鄭本當可信。又疑其出于張勣。不知鄭所受于賈馬者。卽孔安國之古文。不特非張勣書。并非歐陽夏侯本也。孔壁本有泰誓與今文同。太史公所載。許叙重所引。鄭康成所注。皆真泰誓也。自梅書別有泰誓。乃以舊泰誓屬之今文。東晉之泰誓固僞。西漢之

泰誓則非僞也。且安國爲武帝博士。所傳授卽伏生二十九篇。其後得壁中書。以今文讀之。字句或異。因別爲說。以授都尉朝等。由是尚書有孔氏之學。其增多十六篇。雖定其文。而無其說。故馬季長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也。誠知安國之真古文。則知增多者十六篇。別之爲二十四篇。而斷非二十五篇。安國所說者。仍二十九篇。別之爲三十四篇。而斷無五十八篇之傳。此千四百餘年未決之疑。而惠松崖先生獨一一證成之。其有功於壁經甚大。先是太原閻徵士百詩著書數十萬言。其義多與先生闡合。而於太

誓猶沿唐人正義之誤。未若先生之精而約也。

泰誓附攷

竊按西漢時泰誓篇

武帝時民間得之屋壁或謂宣帝時河南女子

壞老屋得之

其中載白魚入舟。火流王屋。化為赤鳥等事。當時

諸儒所見泰誓。俱是此篇。而于孟子國語左傳諸書所引

泰誓之文。無一語相合。故馬融頗疑之。迨東晉時孔安國

偽古文尚書出。有泰誓三篇。與此迥別。而諸書所引泰誓

之文。悉在其中。由是孔穎達直斥舊泰誓為偽。轉以孔傳

所出者為真。相沿至今。而羣不知其誤矣。

舊泰誓今雖不見。然尚有散見

他書者。如董仲舒天人策所引白魚入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周公曰復哉復哉。司馬遷所引師尚父左杖黃

鉞秉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絕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
斬焉融所引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火
復于上至于王屋流爲鵲五以穀俱來舉火漢書郊祀志
所引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定律平當傳所
引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傳于無窮白虎通所引太
子發升于舟劉歆三統歷所引丙午逮師谷永傳所引自
絕于天又引適用婦人
之言以上各條皆是

以至仁伐至不仁 二句

問 書詞本謂商人倒戈自相攻殺則血流漂杵非指周師之
力戰亦何害于仁人無敵之義乎

答 孔傳釋倒戈爲商人自相攻殺相沿已久故後人謂孟子
所議却與書本意不合竊謂武成此二語固非如孔傳之解

也。前徒倒戈。蓋承上罔有敵於我師。但謂紂之旅皆棄甲曳兵而反走耳。攻于後以北。乃言武王之兵因攻于其後而追奔逐北也。譬如淝水之戰。苻堅之兵先自倒退。謝元乘勝追之。秦兵皆自相殘踏。死者無筭。便如血流漂杵矣。故孟子謂仁者之師不當如是。是則不可信也。若如舊解。則上旣云罔有敵於我師。豈前徒爲武王倒戈。而在後者又爲商紂仗節。因而自相攻殺乎。不惟于文義不合。且亦情事所必無。

被袵衣 二女果

問
何注論語袵絺綌。袵單也。趙注此句袵畫衣。謂黼黻絺綌。

也。集註各依之。其於古訓何所據與。

答

按古文衿猶均也。儀禮士冠禮兄弟畢衿元。鄭注衿同也。其訓衿爲均爲同。鄉黨衿絺綌句義可通用。言當暑時亦與人同服此也。惟按說文衿元服也。蓋冕服之色皆元衣纁裳而後施章采。則以衿爲元服頗與趙注畫衣義相通。集註于此句依用趙注亦于虞書觀古人之象作服相合皆未爲無據也。又錢辛楣先生云三國志魏文帝紀注舜承堯禪被珍裘妻二女若固有之。此必用孟子之文。然則衿衣二字當是珍裘也。此亦足備一說。

二女果 趙注果侍也。謂以堯二女自侍。孫疏云按許慎謂女侍曰媪。今趙釋果爲侍。謂二女之侍舜。是有惑于許慎之說而遂誤歟。蓋木實曰果。云果者取其實而言也。觀孫疏之說乃駁趙注不當。誤以果作媪。故硬釋果爲木實。殊不知許氏說文于媪字下。明引孟子此節。固作二女媪。釋爲女侍。孫疏似未之見也。況且趙岐西漢人。許則在東漢末。其說文媪字之訓。想係採用趙注。何反謂趙注有惑于許慎之說而遂誤歟。孫疏顯係僞撰。竟與諸經注疏公然並傳。甚可怪也。

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

問 古人本以山徑之蹊間介六字爲句。故馬融長笛賦間介無蹊。李善註卽引孟子此語證之。朱子則以山徑之蹊間爲句。而以介字屬下句。未審何如。

答 按趙註謂山之嶺有微蹊介然。孫疏亦云山嶺有微蹊。其間之微小介然而已。是已將介然二字連讀。朱子因又以介然二字屬下句耳。惟朱子註介音戛謂倏然之頃也。今攷諸韻書介音戎音記說文作爪。从人介于八之中。未有作戛音者。朱子諒非杜撰。當俟知者質之。

高子附考

按詩序絲衣章有高子曰。靈星之詩也。徐整云子夏授詩于高行子。是高子爲子夏之門人也。但韓詩外傳載高子問于孟子曰。嫁娶者非已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于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息。及孟子書所載高子問答屢矣。此章趙註謂嘗學于孟子。鄉道未明而學于他術。故尹士章集註則直謂爲孟子弟子。宋徽宗政和五年封高子泗水伯。亦以其爲孟子弟子故也。然孔子弟子但稱名。孟子于弟子皆稱子。未有呼曰叟者。而

小弁章所稱高叟則其年必長于孟子矣。故郝氏謂論詩之高子是子夏門人。尹士山徑禹聲章則孟子門人是高子有兩人也。

以追蠡

問
豐氏解追爲鐘紐。集註用之。筆乘譏其穿鑿不可從。謂追之義當如槌擊之追。高子以禹之樂用之者多。故凡槌擊之處。率皆摧殘欲絕。有如蠡齧之形。蓋追者槌。蠡者其形似也。其說如何

答
按趙岐之註亦與豐氏之說相同。故集註並依之。然其義

固未確。今攷鐘紐乃鐘頂之環。卽考工記鳧氏鐘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者是也。鄭司農云旋蟲者旋以蟲爲飾也。鄭康成云旋屬鐘柄。所以縣之。鄭氏鏐云其形如環。有盤旋之義。其名曰幹。有正固之義。又沈存中云今太常鐘鐃皆于甬本爲紐。謂之旋蟲。側垂之。所謂衡者。鐘縻自其中垂下。當衡甬之間。以橫括掛之。橫括卽所謂旋蟲也。考工記舞上謂之甬。甬上謂之衡。康成曰此二名者。蓋甬與衡爲鐘之柄。而旋則穿于鐘柄者。故記云鐘柄也。參分其甬長。二在上。一在下。以設其旋是也。遍觀註釋家摠未見有名旋蟲爲追者。又攷追字有三義。說文追逐也。陟佳

切。又周禮天官追師。追音堆。謂治玉石者。蓋后之衡并以玉爲之。如詩追琢其章是也。又楚辭九歌背繩墨以追曲兮。注古追與隨通。故字彙補作旬爲切。謂與隨通也。遍觀字書亦無有釋追爲鐘紐者。又攷蠡字亦有四義。一音黎卽瓢勺。東方朔以蠡測海者是也。一音驟卽海中大螺。公輸般見蠡出頭。潛以足畫之。其蠡終日閉戶不出是也。一音裸卽疥病。左傳爲其不疾。疾蠡是也。一音禮。說文蠡之木中是也。若此蠡字。當從禮音者爲是。今豐氏因蠡爲齧木蠡。又以鐘紐亦名旋蠡。遂附會其說以追爲鐘紐。殊屬牽強。然以追爲槌擊之。

追則遍攷古書亦未見有以追爲槌者。說文追陟佳切。槌直類切。音義各異。則槌擊之義亦難信。其有據矣。竊謂凡樂之奏八音俱備。如明堂位云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拊搏玉磬。措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又云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鼓。垂之和鐘。叔之離磬。女媧之笙簧。樂器非一。安知高子所云以追蠹者。果指鐘一物而言否乎。學者於其所不知。未可臆斷。姑從舊注耳。或疑追乃遂字之訛。考工記鳧爲遂。六分其厚。以其一爲之深。而圓之。注云深謂窰之也。疏云遂鐘之所擊處也。遂與追字相近。而訛言

鐘之受擊處。窪深似蠶。以用之者多也。姑備一說。

鼻之於臭也

問 今人每以臭與香對。則於孟子所云鼻之於臭。似不可通矣。如何。

答 洪容齋云。美惡相對之字。五經每相反用之。如亂臣十人。亂越我家。惟以亂明。亂爲四方。新辟亂爲四輔。厥亂明我新造。邦丕乃俾亂之類。是以亂訓治也。安擾邦國。擾而毅。擾龍。六擾之類。是以擾訓順也。荒度土功。遂荒大東。大王荒之。葛藟荒之。是以荒訓定也。其臭如蘭。胡臭直時。其臭羶。臭陰達。

於淵泉之類。是以臭訓香也。是用不潰於成。草不潰茂。毛鄭皆釋潰爲遂。是以潰訓遂也。据此古人以字義反用。則鼻之於臭。固自可解。竊按說文煥腐氣也。則臭腐字當用。此後人混臭與煥爲一字。遂誤解臭字矣。又錢辛楣先生引列子稱逢氏子有迷罔之疾。視白以爲黑。饜香以爲朽。嘗甘以爲苦。謂古人以朽與香對。猶味有甘苦也。月令春之臭羶。夏之臭焦。中央之臭香。秋之臭腥。冬之臭朽是也。今人不知朽與香對。而以臭與香對。其誤蓋始於廣雅。

夫子之設科

五句

問 趙注釋此句以下乃孟子之言朱子則俱解作或人之言
何居

答 趙氏想以往不追來不拒數語或人未必能見及此故疑
爲孟子自道。但本句未另有曰字又須改子字爲予固不若
朱注之直捷也。近時戚鶴泉述周氏鏡初之說從者之廖
一問緊接上館人求之弗得係或人私問館人追館人反詰
責之。或人因更飾詞自解並非對孟子語不然孟子國之上
賓。或人何因而面問以瑣屑之務哉。

飴

問 趙注云銛取也。集註今人以舌取物曰銛。然攷說文食部則無銛字。何與？

答 攷丁公著音釋有云。註銛取也。案字書及諸書並無此銛字。惟郭璞註方言揚子方言銛取也。銛音忝。謂挑取物也。其字從金。

今此字從食。與方言不同。蓋傳寫誤也。推丁君之意。謂本句銛字宜作銛。但攷說文銛。銛屬息廉切。桑欽讀若鑣。又玉篇銛利也。賈誼傳莫邪爲鈍。兮鉛刀爲銛。晉灼註云。世俗謂利爲銛。据此則銛字音亦與銛異。若說文固無銛字。惟玉篇有云。銛古文銛字。但銛音恬。說文美也。謂味之甘美也。迨集韻

始以餽從他黠切音忝韻會正韻並因之然丁公著係唐人固未及見集韻等書矣至韻會又云鉤取也且引孟子是以言餽之也以釋之則又在朱子集註之後矣然自集韻以來雖始以餽音忝尚無以舌取物之訓按說文舐字註云以舌取食也亦作舐又韻會亦作舐又俗作舐廣韻舐俗舐字今人每謂以舌取物曰舐如所云折肢舐痔是也字從神旨切音義與餽各別則餽但當訓爲採取鉤取不當釋爲以舌取物耳

姓所同也

問 姓與氏異。姓必有所由受。而氏則有以字以謚以族以官以邑之例。自史遷混姓氏爲一。而其義遂晦。如所稱禹姒。姓契子。姓后稷。姬姓。秦之先爲嬴。姓則是矣。乃又曰禹契之後。及秦後分封。各以國爲姓。故有扈氏。男氏。殷氏。來氏。徐氏。郟氏等。是認氏作姓矣。旣曰造父封趙城。族由此爲趙氏。乃又曰非子以造父之寵。蒙趙城。姓趙氏。又以氏爲姓矣。故鄭夾祭譏之。又近時人謂四書集註。惟太公一條曰姜姓。呂氏名尚。分晰姓氏最明。其餘如子夏氏。卜子禽氏。陳子游氏。言子貢氏。端木子華氏。公西集註皆誤。以氏作姓。若楚子文。不曰

姓芊而曰鬪齊宣王不曰姓媯而曰田以爲朱子不知姓氏之別又左傳正義謂姓分爲族族分爲氏毛西河則謂姓分爲氏氏分爲族其說云何

答

古者男子稱氏婦人稱姓

于文女生爲姓按漢武元鼎四年封姬嘉爲周子南君比男子

冠姓于氏所以別貴賤姓所以別婚姻
名之始
姓同氏不同婚姻不通
氏同姓不同婚姻可
春秋以前尚嚴氏族自秦滅六國後子孫皆爲民庶古

法遂廢漢以後則但稱氏爲姓矣故鄭夾深謂雖以子長知幾二良史猶昧于姓氏之學也竊按姓氏氏族之分禮記大傳正義有云氏族對文爲別散則通也故左傳公問族于衆

仲下云公命以字爲展氏是也其姓與氏散亦得通故春秋有姜氏子氏蓋姜子皆姓而云氏是也。据此則集註凡于氏而稱曰姓者殆亦以散文得通與。然攷朱子于答門人問姓氏之義則分別確鑿。集註或未及追攷耳。搃之姓同而氏不同自當區別。畧爲附考于後。

以姓言之。禹貢言錫土姓。左傳言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謂有德之人生此地。以此地名賜之。姓以顯之。如晉語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謂所生長以成功故黃帝爲姬。炎帝爲姜是也。顧氏曰知錄云。言姓者本于五帝。見于春秋者。

得二十有二媯虞姓出顓頊封于陳媯夏姓出顓頊封于

杞鄆越

傳云沈媯尊黃春秋時無考

子殷姓出高辛封于宋

小戎亦姓

媯

周姓出黃帝封于管蔡邲霍魯衛毛聃郃雍鄆滕畢原鄆

郇邠晉應韓凡蔣邢茅胙祭吳虞虢鄭燕魏芮彤荀賈耿

滑焦楊密隨已諸國

驪戎大戎皆姬姓

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自

太皞秦趙梁徐邲江黃葛麋贏姓也自少皞莒己姓薛任

姓

隱十一年疏引世本謝章薛舒呂祝終泉畢過十國皆任姓

南燕姑姓也自黃帝

密

亦姑姓

國語又有西滕箴荀偃

杜祁姓也自陶唐楚夔

儂依七姓其封國在周世無考

權芊姓邠曹姓邠偃陽妘姓駸夷董姓也自祝融國語又有

彭秃斟三姓在周世無考

齊申呂許紀州向姜姓也。自炎帝

又有姜戎蓼六

舒鳩偃姓也。自咎繇胡歸姓。鄧曼姓。羅熊姓。狄隗姓。鄭瞞

漆姓。陰戎允姓。六者不詳其所出。

國語以莒爲曹姓。越爲芊姓。與此異。略舉

一二論之。則今之孟氏季氏孫氏甯氏游氏豐氏皆姬陳氏田氏皆媯。華氏向氏樂氏魚氏皆子。崔氏馬氏皆姜。屈氏昭氏景氏皆芊也。

以氏言之。傳云胙土而命之氏。及以字以謚以官以邑命氏之例五者而已。按禮記大傳正義云。諸侯賜卿大夫以氏。若同姓公之子曰公子。公子之子曰公孫。公孫之子其

親已遠。不得上連於公。故以王父字爲氏。若適夫人之子。則以五十字伯仲爲氏。若魯之仲孫季孫是也。若庶子妾子。則以二十字爲氏。記所云冠而字之之字則展氏臧氏是也。若異姓。則以父祖官及所食之邑爲氏。以官爲氏者。則司馬司城是也。以邑爲氏者。若韓趙魏是也。凡賜氏族者。比爲卿。乃賜。有大功德者。生賜以族。若叔孫得臣是也。雖公子之身。若有大功德。則以公子之字。賜以爲族。若仲遂是也。其無功德。死後乃賜族。若無駭是也。顧亭林謂此亦不盡然其子孫若爲卿。其君不賜族。子孫自以王父字爲族也。又按宋鄭夾

際所撰氏族略則又有以國以郡國以鄉以亭以地以姓以名以次以爵以凶德以吉德以技以事共三十二類

百姓

古者德尊位顯始錫姓。故百姓之稱非言民也。熊朋來云。尚書如堯典禹謨湯誥盤庚泰誓酒誥君奭呂刑篇所言百姓。孔傳多釋爲百官。獨於泰誓百姓有過。百姓懍懍。專指民言。迨蔡傳始改堯典平章百姓爲畿內民庶以黎民於變。爲天下之民。惟於君奭篇則尙實百姓指爲百官耳。按閩百詩謂百姓有二義。四書中百姓凡二十五見。惟百

姓如喪考妣三年。此百姓頌指百官蓋謂有爵土者。爲天子服斬衰三年禮也。其餘則指民言。

然而無有乎爾 二句

問此二句趙註頗不分明。集註載林氏少穎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乎。是謂孟子欲以見知自任。此一說也。又按張敬夫云。孟子言則亦無有乎爾。非遂無也。疑之也。孟子於孔子實聞而知之。然其言如此。不敢自居其傳。其待來學之意深矣。是謂孟子以聞知自任。又一說也。後來解者搃不出此二說。孰爲是歟。

答 林氏之說。以然而無有句。貼見知。屬孟子自謂。而以則亦無有句。貼聞知。屬望後來。但如此說。則然而無有乎爾句。是把孔子及門一齊掃却。將置顏曾冉閔於何地。然講章率遵孟子自任見知之說。蓋緣集註載林氏說。因謂以見知起後來聞知耳。不知上數節。俱言由堯舜至於湯。由湯至文王。由文王至孔子。並非謂湯文孔子聞知之聖。俱必由見知之聖而得也。若張敬夫雖以孟子自任聞知。然實不知其以何句貼孟子說。若朱子自註云。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而憂後世遂失其傳。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亦未分屬見知聞

知。但渾解孟子大意而已。按古本於然而無有下及則亦無

下。俱註一闕字。

見余仲林經解鉤沉

或以有闕文亦未可知。竊謂孟子

之意。則斷是自行聞知其上三節。謂若湯文孔子。雖五百餘歲之後。猶得興起聞而知之。況我去聖人之世未遠。居又甚近。苟猶不能聞而知之。則道將安屬。末二語。颺開却是舍我其誰之意。其曰然而無有乎爾。乃孟子以聞知自期也。則亦無有乎爾。乃以見知期當日及門也。蓋自古有聞知。則亦必有見知。如聞知者在。上聖人作萬物覩。則亦有從龍之彥。聞知者在下。德不孤必有鄰。則亦有遠來之朋。所謂行道得吾

與傳道得吾徒也。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孟子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故此二句孟子言今日苟無有能聞而知之者則亦無有能見而知之者。恰與上數節相應。正見其自任之重。有不得而辭矣。玩末句則亦二字語氣甚緊。便可見。至於傳諸後來意自在言外耳。

附錄

婺源戴大昌斗源

四書字樣不同集註所未載者畧採備覽

其與石經同者但注後石

經一條
茲不錄

論語

先生饌饌作餽鄭斯害也已已解作止

張鳳翼謂能攻擊異端則

害可

郁郁乎郁作穢

汗簡云

哀公問社社作主

古論

擇不

處仁擇作宅

張衡賦

邾人之子邾作邾

左傳

無適也適作敵無

莫也莫音慕

謂無所慕也鄭本

縲紲作累繼

史記

珊瑚璣作胡輦

漢碑無

所取材材一作哉

讎可使治其賦賦作傳

魯論

謂由

晝寢

畫作畫

續上

申根根作續

篆根

一作棠

棠史又作

崔子崔作

高論

必有忠信

如邱者焉焉字作於虔切屬下句

那疏載

祝鮀鮀作佗

古人表

文質彬彬作份

說子所不者

不作鄙

論不又作否

晉樂筆作

老彭彭作旁

孫奕示

則諱與與音

余隍聞韶三月三月合作音字

韓愈古之賢人也人作仁

枯

飯疏食疏作蔬

皇侃執禮執作執

通雅載陸氏

誄曰誄作調

說君子坦蕩蕩蕩作湯

論温而厲厲作例

釋篤于親篤作

文

竺

古論

啟子足啟作跂

說今也純純一作緇

黑緇也本周

純純帛鄭注

冕衣裳者冕作弁

躡衣

敝緼袍敝作弊

說狐貉貉作貉

論

語恂恂如也恂作遜對修色勃如也勃作孛又作彪說文褻

裘作結衣說文不使勝食氣氣作既同鄉人儼儼作獻論

一作禡特不問馬不讀否不字屬上句朝服拖紳拖作

袍說文子路共之共音俱具也何仍舊貫仍作仁魯論見吾

以女爲死矣死作先梁賦帝可謂大臣與臣作思古文臣

文鏗爾鏗作煥集韻浴乎沂浴作沿韓愈風乎舞雩風作颯

見漢仲詠而歸歸作饋仲弓問仁仁作政棘子成棘

作革古今表虎豹之鞞鞞作鞞說文可以折獄折作制論居之

無倦倦作卷釋文吾黨有直躬躬作弓鄭注直羿善射羿

作焉說能勿勞乎勞讀去聲

注文

彼哉彼作彼韻正而不

譎正作法

譎

微生高微作尾

註尾

今人表卽所

想子路於季

孫想作訴

說

作者七人七當作十

注

有荷蕢蕢作史說硜

硜乎硜

一作磬

說

文

鞮斯已而已矣

斯已之已

音紀

釋

深

則厲厲作砾

說

諒陰諒作亮

書

陰作闇

禮

小人窮斯濫濫

作盪

說

必先利其器利作厲

古

論

語

邦域之中邦作封文友

便辟辟讀譬

馬

鄭謂巧

便佞佞作誦

說

小童童作妾韓歸

孔子豚歸作饋

古

論

莞爾莞作莧

釋

佛肸佛作蒞

古

今溼

而不淄淄作滓

費

厚

果敢而窒窒作室

論

滔滔者滔作悠

論

滔滔者滔作悠

史記說耜而不輟耜作耜說以杖荷蓀蓀作蓀說怨乎不以

乎作何

魏志杜畿傳

叔夜夜當作液

惠定字謂周叔夜舉

叔忽忽作督

人古今表焉可誣也誣作憮

漢書薛宣傳

則哀矜矜作憐

論衡

大學中庸

赫兮誼兮誼作愷

說恂慄也恂讀作峻

鄭一人

貪戾戾或爲吝一言僨事僨或爲犇鄭桃之天天作扶

說斷斷兮作韶韶猗

說素隱素讀爲僚

注費而隱費音弗

又作拂

鄭注謂道若

壹戎衣壹作殪

集衣讀殷鄭旅酬

下爲上爲讀如字胤其如示諸掌乎示讀寘鄭好學近乎

知學作問

說於穆不已已作似

見詩疏引尚綱綱作蕝

傳又作籛說文

孟子 狗碗食人食而不知檢檢作斂班氏食貨志謂豐斂

觶穀尾懼貌丹鉛摭錄爲長者折枝枝通作肢傳疑昆

夷昆作混詩毛轉附附作耐南宋趙氏朝儻儻當爲澠顧野

又作潮舞史而勿正心正心二字合作忘字說曾西感然

威作欸說文磁基基作棋禮記月令正義所引又作茲其漢書見迨天

之未陰雨迨作隸說文而罔市利罔作買說文宿于晝晝當作

晝本史記若藥不暝眩暝作眇說文戎狄是膺膺作應荆舒

是懲舒作茶懲作徵說文無然泄泄泄作詎又作咄說文遷

于負夏夏作黍

世帝王

溱洧作澮渭

說文

爲不若是恣恣作忒

窺殺三苗于三危殺作窳

說文

源源而來源作諛

音願

箕山

之陰陰作陽

說文

頑夫廉頑作貪

論衡

接浙而行接作澆

說文

鞞

漬米也唐

百畝之糞糞作分

王

先簿正祭器簿作薄

孫

義封而不告封讀作窆

山解

附 各本石經所載四書字句不同

漢石經

論語

抑與之與

抑作

孝乎惟孝

乎作

夕死可矣

矣作

是也曰是知津矣

無也

曰擾而不輟

無而

子路行以告

無

字 夫子憮然

無夫

植其杖而芸

植作

耜其斯而已矣

耜作

記

以譬之宮牆

之作諸牆作蕭而沽諸沽之哉賈

沽作 已上見黃伯

思東觀餘論

好仁者惡不仁者

無者字

有三年之愛于其父母乎

無乎字 惡

居下流而訕上者

無流字

而見惡焉

無焉字

往者不可諫二句俱多

一也

執輿者爲誰

作執子車爲誰子

子游

作游

而在蕭牆在下多字

已上見董道廣川書跋

其與上條同者未錄

亦不可行

無可

度哉人焉

次句無

起于者

無者字

邦君

爲兩君之好

那作

無惡也

無也字

君子亦有惡乎

無亦字

子曰

有惡字

無惡

年四十而見惡焉

四十作冊而字

何必去父母之邦

國作何德之衰

作何而德也

從辟世之士

作君臣之義

義

禮如之何其廢之也

多一欲潔其身

潔作

子游

游作

人未有

自致者也

者也作

不如是之者

作

未墜于地

墜作

賢者識

其議作

志

已上見洪适隸釋所載石經論語殘碑

其本言

與上條同者未錄

庸石經

大

學

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五句

辭作

堯舜帥天下

以仁二句

率作

若有一个臣

介作

可一言而盡也

壹一作待

其人而後行

然作

君子之所不可及者

無之

論語爾愛其

羊

爾作

不知其仁人

仁作

漆雕

開

彫

作

再斯可矣

斯作

三人

行三壯字必有我師焉

有作得

冉有子貢

有作預

告夫三子三

非二

而不與之言

無之字

稱諸異邦

諸作

文得人焉爾乎

耳

已上見顧炎武金石文字記

又未若貧而樂

樂下多道字

願車馬衣輕裘

無輕字

子有亂臣十人

無臣字

蜀石經

論語舉

隅

下有而示三字

敬其事而後其食

餼而後見其麻

晁公武讀書志

又

三嗅嗅作戛

集注引晁氏

按唐石經嗅

作臭

宋石經文無傳

惟高宗御書孟子在杭州府學文王事昆

夷

昆作

有小人之事

人作

歷代石經附考

宋王伯厚云石經有七漢熹平則蔡邕魏正始則邯鄲淳晉則裴頠唐則開成中唐元度後蜀則孫逢吉等本朝則嘉祐中楊南仲等中興高廟御書按唐石經詳後

明楊升庵云漢靈帝光和六年刻石載五經文於太學講堂前此初刻也蔡邕以熹平四年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議耶張訓韓詵太史令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此再刻也至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體石經古文用鳥跡蝌斗體篆效

史籀李斯胡母敬體。隸用程邈體。晉永嘉中王彌劉曜入洛。焚毀過半。魏世宗神龜元年。從崔光之請。補石經。唐天寶中刻九經於長安。禮記以月令爲首。從李林甫請也。五代孟昶在蜀。刻九經最爲精密。朱子論語注引石經者。卽蜀本也。宋淳化中刻於汴京。

國朝萬季野云。漢魏石經俱在洛陽。其後由洛陽遷鄴。多沒

於河。齊高由鄴遷長安。周宣無在汴梁者。至唐時損壞殆

盡。按高氏以漢石經亦有
三體其說未確詳見下

又云唐石經祇楷書一體。其石刻仍在。今西安府學。按開
成二

年宰相兼祭酒鄭覃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刊碑立於太學大曆十一年司業張參著五經文字三卷凡一百六十七部太和七年翰林待詔唐元度覆定九經字樣一卷凡之石經及張參唐元度等所著迄今完好無損

又云宋石經集當時善篆隸者分書必有可觀今皆不存豈遭汴京之覆毀壞無遺耶

錢辛楣云石經一字三字之分紀載各殊趙明誠洪景伯諸人攷定以一字者爲漢刻三字者爲魏刻旣確不可易矣萬季野執後漢書儒林傳序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校一語欲翻此案謂蔚宗得於目睹必不誣甚矣季

野之或也蔚宗著書在宋文帝之世其時洛陽已非宋土
何由得石經而睹之若云目睹在義熙永初之間則蔚宗
未嘗官洛陽晉時膏梁公子豈肯無故而跳身邊徽更無
此情理矣衛恒晉初人其撰四體書勢則云正始中立三
字石經矣郗道元生長洛都其注水經則云漢碑五經立
於太學講堂前志在東側碑上志刻蔡邕等名魏正始中
又立古篆隸三字石經樹之堂西矣兩人真目睹石經者
並以三字爲魏正始刻則一字爲漢刻何疑一字者別於
三字言之漢人必無一字之目但言魏立三字則漢刻祇

有隸書不待言也靈帝紀蔡邕張馴李巡諸傳俱不云有三體唯儒林傳序有之蓋蔚宗習聞太學有三體石經誤認爲漢熹平所刻遂增此語後來又承蔚宗之誤不能訂正季野以史學自負何亦憤憤若此

古今輿地考畧

冀州域

古軒轅陶唐有虞夏后殷人所都及竇沈臺駘孤

竹之封皆在焉春秋時則爲晉魏霍冀黎揚郇賈沈妘蓐黃

潞赤狄邶鄆衛始封在邢共凡原雍邢虞檀温中山鼓肥鮮

虞薊北燕韓無終山戎凡三十五國戰國時屬燕趙魏而秦

衛亦兼得其地秦并天下置三十六郡此爲鉅鹿邯鄲上谷

漁陽右北平遼西河東上黨太原代郡鴈門雲中三川北境

漢武置十三州此爲冀州領郡九幽州領郡十并州領郡九後漢因

之魏晉暨元明茲不備載下倣此以今輿地言之山西則太原

平陽汾州潞安大同五府澤遼沁三州河南則懷慶衛輝彰
德三府及衛輝府濬縣之西境直隸則順天永平保定廣平
順德五府及真定河間二府之西北境當以漢時漳水故道
爲界水西屬冀水東
屬又新置宣化府及故遼東都司之西境以大遼水爲界
西屬冀東屬青其
北則踰塞直抵陰山下西起東受降城之北東訖於大遼水
皆是也。

兗州域 古帝顓頊之墟。禹觀有窮昆吾韋顧之封皆在焉。

春秋時則爲衛邠胙燕凡四國。戰國爲衛魏宋齊趙五國地。

秦并天下置東郡碭郡東北境是齊郡北境是鉅鹿上谷二郡東境是漢

復置兗州

領郡八

今與地則河南衛輝府之考城縣直隸大名

府

長垣東明二縣常屬豫

及真定河間二府之東南境

當以漢時漳水故道爲界東南

屬兖西

山東則東昌府及兗州府之陽穀壽張與曹州府鄆

城濟南青州二府則西北境

當以漢時濟水故道爲界西北屬兖東南屬豫徐青皆是

也

青州域 古爽鳩氏之墟爲季則有逢伯陵蒲姑氏之所因

及斟灌斟尋寒過之封皆在焉春秋時爲齊紀譚州夷介萊

凡七國戰國爲齊燕二國地秦并天下置齊郡琅邪遼東漢

復置青州

領郡六

今與地則山東登州萊州二府其青州府則

益都臨淄昌樂安邱壽光臨朐及諸城高苑博興樂安之南
境濟南府則長清歷城章邱鄒平長山新城淄川泰安府之
肥城東阿及泰安萊蕪平陰之北境。三府之地其南以齊長
城故址與徐分界西與
北以漢時濟水
故道與兗分界其東北跨海爲遼東都司之東境及朝鮮國
皆是也

徐州域 古大庭少皞之墟。有緡大彭奄邳之封。皆在焉。春
秋時爲魯滕茅薛徐邾莒蕭邾遂任宿須句顓臾郟鄆陽鄆
郟向極牟鑄鄆郟偃陽根牟鍾吾甲父凡二十九國。戰國時
屬魯。而宋齊楚亦兼得其地。秦并天下。置泗水琅邪。西境
是薛

郡當仍有郟漢改置東海郡復以其地爲徐州領四郡今輿地
則江南徐州及鳳陽府之懷遠宿州靈璧泗州五河淮安府
之桃源清河安東及邳州宿遷睢寧海州贛榆山東兗州府
則滋陽曲阜寧陽鄒縣泗水滕縣嶧汶上濟寧州金鄉魚臺
嘉祥及曹州之鉅野泰安府則東平新泰及泰安萊蕪平陰
之南境沂州府則郯城費縣蒙陰沂水莒州日照青州府則
諸城南境皆是也

揚州域

古汪芒氏之封春秋時爲蓼六越楚

東境

吳蔣弦

黃舒宗巢舒庸舒鳩英桐鍾離濮凡十七國戰國時初屬越

後芝滅越而有其地。秦并天下。置九江郡。郡會稽閩中南海。

東境今漢復置揚州。潁郡今輿地則浙江江西福建皆是。江

南則江寧揚州廬州安慶池州太平寧國徽州鎮江常州蘇

州松江十二府。滁和廣德三州。其鳳陽府則鳳陽臨淮定遠

壽州潁州府之霍邱泗州之盱眙天長。淮安府則山陽鹽城。

河南則汝寧府之光州光山固始。湖廣則黃州府之羅田蘄

水蘄州廣濟黃梅廣東則潮州府皆是也。

荊州域。春秋時爲楚夔。冊權邛。
與鄆州羅貳軫凡九國。戰

國時屬楚。而韓秦亦少得其地。秦并天下。置南郡黔中長沙

南陽。

東境

漢復置荊州。

領郡八

今與地則湖廣武昌漢陽安陸荆

州岳州長沙衡州常德辰州寶慶永順十一府。郴靖二州其

漢陽府之孝感黃陂。襄陽府之南漳縣。德安府則安陸雲夢

應城應山及隨州之南境。

廢光化縣地

黃州府則黃岡麻城黃安。

湖北則施南府之建始。廣西則桂林府之全州及興安嶺北

之地皆是也。

豫州域。古太皞祝融之墟。及帝嚳成湯所都。虞戈邳封葛

三澗諸國皆在焉。春秋時爲管蔡部曹鄭東虢西虢凡蔣祭

杞宋魚申許蓼密隨厲唐戴沈息房滑節都穀鄧賴項頓胡

江黃道柏州來絞蠻陸渾凡四十一國。戰國時屬宋魏韓。而

秦楚亦兼得其地。秦并天下。置三州。碭郡。潁川。南陽。東境北境是。

南郡。北境是。漢復置豫州。領郡五。後漢爲司隸。治河。豫州。治譙。領郡六。

今輿地則河南之河南。開封。歸德。南陽。汝寧。五府。及汝州。直

隸。則大名府之東。明長垣。山東曹州府之定陶。曹縣。城武。單

縣。江南則潁州府。潁上。太和。亳州。蒙城。湖廣則襄陽府之襄

陽。光化。宜城。棗陽。穀城。均州。鄖陽府之鄖縣。保康。及鄖西之

東境。德安府。隨州之北境。皆是也。

梁州域。古蜀山氏。鷲叢氏之國。又元囂昌意所封。及牧誓

所稱庸蜀羌髳微盧彭濮諸國皆在焉。春秋時爲庸巴濮麋

襲凡五國。戰國時屬秦。而楚亦兼得其地。秦并天下。置漢中

巴郡蜀郡隴西

南境

內史

南境

漢改置益州

領那

今輿地則

陝西漢中府興安府及裔州洛南山陽鎮安裔南漢中府之

鳳縣甘肅秦州之兩當徽縣及階州成縣文縣湖廣鄖陽府

之房縣竹山竹溪及鄖西縣之西境四川則成都保寧順慶

龍安雅州叙州潼川嘉定八府。邛眉瀘三州重慶夔州之江

北諸州縣皆是也。

雍州域。后稷始封於邠。公劉處豳。太王徙岐。文王作豐。武

王遷鎬及扈崇密須之封皆在焉。春秋時爲虢。周召畢豐鄭秦芮梁崇密驪戎白狄晉西境是凡十四國。戰國時屬秦而魏

趙亦兼得其地。秦并天下。置內史上郡北地九原隴西雲中。

西南境唐漢以其地之西偏置涼州。領郡十而三輔則領於司

隸。內史屬秦京師漢武帝改爲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號三輔今輿地則甘肅之鞏昌平

涼陝西之西安慶陽延安鳳翔。其裔州洛南山陽鎮安裔南

漢中府之鳳縣。甘肅秦州之兩當徽縣。階州文縣成縣爲梁

域餘皆屬雍。其在化外者。南至西傾積石。西踰三危。北抵沙

漠。皆是也。

右以夏時九州分列。係秦採杜氏通典暨胡胤明禹貢。雖指今按秦都咸陽。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迨三十三年平百越。置桂林象郡南海三郡。又廢無諸搖爲君長。以其地爲閩中郡。其四十郡。茲分見於九州者。爲鉅鹿邯鄲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河東上黨太原代郡鴈門雲中三川東郡碭郡齊郡琅邪遼東泗水薛郡九江鄣郡會稽南郡黔中長沙南陽潁川上郡北地九原隴西漢中巴郡蜀郡并內史南海閩中。共三十八郡。仍桂林象郡二郡。則以地在百越。故未全列也。但攷漢書高

帝紀六年以碭郡薛郡郟郡封弟交爲楚王。又地理志於東海郡下注云高帝置屬徐州。應劭曰卽秦郟郡。酈元沂水注云郟縣東海郡。秦始皇以爲郟郡。漢高帝二年更從今名。據此則秦三十六郡內尚有郟郡屬徐州域。通典竟未列入。其內史乃秦京師。此金氏禮箋謂裴駰集解與晉書地理志俱誤。以內史充三十六郡之數。遺却郟郡是也。漢興都長安。以秦郡太大。稍復開置。又立諸侯王國。自高帝至孝平共立郡國一百三。武帝開越攘胡。分天下爲十三州。置刺史。以領郡國。茲見於前所錄者。有冀幽并兗青徐揚荆豫及涼

益改雍曰涼爲十一州仍有南置交阯北置朔方其二州

尚未列也。

按秦敗南海桂林象郡臣屬尉佗者凡八十餘年漢又立無諸爲閩粵王王閩中故地四郡不

屬於漢迨武帝元鼎六年始取南海桂林象郡更名桂林日鬱林象郡曰日南其閩中郡武帝元封元年東粵殺王

餘善降遷其民於江淮間遂虛其地後漢建都洛陽仍十三州部加置郡國

一百有五焉。魏都許有司隸荆豫兗青徐涼秦冀幽并揚

雍十三州。吳都武昌置交廣荆郢揚五州。蜀都成都置益

梁二州。晉都洛陽平吳後分天下爲十九州。部東晉都建

康本秣陵

九州之地僅有其二。宋齊梁陳俱都金陵。

吳與東晉暨此

爲六朝

宋則盡得河南之地。齊梁略同。陳則淮肥巴蜀皆已

失去自西晉之衰中華雲擾凡有十六國與東晉相終始日前趙

匈奴劉淵後趙羯石勒前秦氐苻洪後秦羌姚弋仲西

秦鮮卑乞伏國前涼張軌據涼州後涼氐呂光南涼鮮卑秃

武據廣北涼段業據張掖匈奴沮西涼李暠前燕鮮卑慕容

鄴後燕慕容垂據中山馮跋南燕慕容德西燕慕容冲成

李特據蜀夏匈奴赫連勃勃東晉之末拓跋魏興與宋齊梁陳遷

都洛陽盡有北方所未得者漢中南陽垂弧彭城青州之

南而已莊帝後魏分爲東西東魏都鄴高齊篡之西魏都

長安宇文周篡之迨周滅齊隋開皇遂平一海宇仍都長

安。唐建都亦因之。武德初。改郡爲州。後又分天下爲十道。

曰關內。河南。河北。河東。山南。隴右。淮南。江西。劔南。嶺南。開

元中。分增五道。曰京畿。都畿。黔中。改山南爲山南東。西。改

江西爲江南東。西。嗣是梁。唐。晉。漢。周。五代相承。凡八皆都

汴。當梁之初。割據者積有十國。曰吳。揚行密南唐。李昇據

西蜀。王建據後蜀。孟知祥南漢。劉隱據北漢。劉崇據楚。馬殷

南吳。錢鏐據閩。王審知南平。高季興迨周之季。存者七

國。西蜀吳閩已亡宋旣代周。都汴。削平諸國。至道三年。分天下爲

十五路。天聖折爲十八。曰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陝西。淮南。

江南東江南西荆湖南荆湖北兩浙福建益州梓州利州夔州廣南東廣南西未入職方者。燕雲十六州耳。南渡後都杭州。始猶以河爲界。繼則以長淮爲界矣。宋時分據者。

曰遼

即契丹

夏元昊據

金即女直其後遼爲金滅而蒙古

元

號遂滅金夏以次滅宋都燕京置行省以統各路元之

今之府

與州明初都金陵以畿外爲省成祖遷都燕號北京改

舊都爲南京。是爲兩直隸。此外其爲十三省云。至前九州所分隸

國朝各府州縣則皆据近今所沿革者。故與禹貢錐指所載

有不盡相符耳嘉慶十四年己巳冬大昌識